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音 正宗卷第二

辭命三

高祖入關告諭 漢元年十一月召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誅者族耦誅者棄市吾與諸侯

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抵罪也 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

按堵如故 按堵也 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

所侵暴母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按告諭之語財百

為之一洗所謂若時 雨降民大說者也

正宗卷二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漢王云云漢王曰善於是

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為發喪立皆縞素采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

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 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祠祭 言秦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

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

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更待我而具

置大祀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

云云按是時未為詔蓋追書云





吾其重祠而敬祭。天子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赦天下令

五年隋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飢苦甚與音相干今天下事畢其

赦天下殊死已下

按祠祭詔及合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存之以見漢詔簡嚴之體云

令諸吏善遇高爵

詔五月詔略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

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饉自責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又曰云云

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

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

人君上所尊禮顏氏曰君謂天子立吏前曾不為夫

正宗卷二

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顏氏

也當王言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

宅也之也行也與也酒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

者顧不得顏氏曰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

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

論之顏氏曰廉察也

尊太公曰太上皇

詔六年上歸樂陽五日一朝詔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操筭巡門而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又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

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



萬民苦殃朕親被服執銖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七年制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顏氏曰當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謂處斷也

比律令以聞刑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

正宗卷二

三

益詳近於五聽三者之意

定口賦詔十一年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顏氏曰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平之矣而不與吾且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音贊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音氏

此中執法中丞也愚謂此詔今頒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

駕文氏曰郡守自往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

覺勸勉駕車遣之按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

謂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之負矣非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按文帝元年十月即作十

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一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

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

邪重 正宗卷二 四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

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刑

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

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

為如其故便文朕聞之法正則民愆罪當則民從且夫

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

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勅

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其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崇廟詔云云本



文無答字今增之後放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顏氏

曰慝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嗣

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

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

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

口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

天下也朕甚不取按上曰以下疑是面諭有司之語有

司固請乃以子啓為太子時帝即位財數月有司之建

白文帝之謙讓皆可為後世法

議振貸及養老詔三

正宗卷二

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解寡

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服曰沾音反

屋檐之檐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顏曰沾音

顏曰並通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

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

養其親今聞吏稟當蠶薯顏氏曰稟給也或以陳粟豈

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賜

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如系三十斤賜物及當粟糶米

者長吏闕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畚夫令史致二千石

令列侯之國詔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氏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國其爲朕牽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朕所重

○○○日食詔十月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曰謫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

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均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建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欄下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顏氏曰遺留也今當減留繇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顏氏曰傳張繇反置者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顏氏曰高后元年除妖言令今此又有詬



言之罪是中間會復設此條也詎妖同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而後相謾願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

莫連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

愚無知抵死觸頰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

聽治

詔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下此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

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

正宗卷二

七

齊

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寡而吏未加務

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

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

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

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後世入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故按此

議起於昆

細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同上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閭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刑去志云齊太倉令淳

女緹繫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没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

正宗卷二

澤

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刑左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

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

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

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

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

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為令丞

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百彌



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  
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  
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  
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  
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  
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繇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祀之官務  
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象共古帝王用心也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三月

王宗卷二

九

澤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  
不明未達其然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  
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  
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類氏曰度  
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外安在  
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類氏曰末謂  
工商之業為酒  
醪以靡穀者多類氏曰靡  
散也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  
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  
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與匈奴和親詔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

頌氏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圻亦

不處不

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

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立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

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

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

詔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

正宗卷二

十

申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

頌氏曰始生曰萌

靡不有死死者

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賞之世咸嘉生而惡

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其不取且朕既不德無

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

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

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

有丘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

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

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頌氏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



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入其今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

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

服臨者皆無踐漢語作跌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

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謂

板於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氏曰

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顏氏曰紅與功同文帝

自率已意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何謂以日易月乎他不

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音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按文帝此詔乃短喪

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又高帝無遺

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

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執謂帝不知學乎

正宗卷二

十一

申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

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

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

以遂羣生感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讀與祭

蘇林曰刑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

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無窮朕其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下制曰可

徙民寬大地詔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良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陬無所農桑穀畜頡氏曰磽謂磽确瘠薄陬謂褊隘也繫謂養食之畜謂牧放也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正·宗·卷·二  
十·二

頒繫老幼等詔二年

高年者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富鞠繫者頒繫之頡氏曰頡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按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聞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勿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民者也

讞獄詔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頡氏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脩職詔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顏氏曰糾讀曰

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

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遂盛

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攘弱眾母暴寡老者以壽終

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李氏曰年縣食苗根蟲縣

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

李氏曰姦法因法作姦也顏氏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

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

正宗卷二

十一

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

王詔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

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

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元元四年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

則於鄉里先耆文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



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爲糜粥之六反

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任養之事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

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帥而還詔云云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

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

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

軍而北少吏犯禁文氏曰少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

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

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

正宗卷二

十四

朕聞衆庶陷害欲刷恥取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

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

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

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顏氏曰如

人若實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

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



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宗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

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在上位而不能

罔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朱帝聖緒令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朱帝聖緒令二十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容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弘詔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

無爵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

正宗卷一

十五

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戶六

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報公孫弘詔同前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

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

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

罕罹霜露之疾何恙下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

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

自持

今禮官勸學詔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

壞幾崩朕甚懼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顏氏曰方道也聞博聞也

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

下先顏氏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樂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

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四百弟子負學者益廣焉

遣謁者巡行詔元符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

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但日者淮南衡山修文

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顏氏曰林誘也音如成亥

之成非休傷之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雩已

正宗卷二 十六 申

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

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

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疋鄉三老

第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

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

鄉即賜無贅聚顏氏曰鄉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符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塗故

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甚甚有餘月矣

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



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處吏因乘  
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  
循行天下存問鮮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  
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誼行在所朕嘉賢  
者樂知其入廣宣敝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  
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  
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按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  
與利而褚大等之出亦爲舉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用  
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鮮寡舉獨行君子  
爲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  
詔今大抵出於空文非高文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鼎二年九月

正宗卷二

十七

濟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  
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  
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  
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  
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  
虐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徵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顏氏曰蹏蹏也奔蹏謂乘之則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氏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顏氏



曰泛駕泛覆也音方勇反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跡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也田渠利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三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代而搜粟都尉桑

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利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

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

不可乏臣愚以為可舉屯田卒諸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屯田形通利溝渠務使

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

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

烏孫為使臣謹昧死請上延下詔深陳饋往之悔曰云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顏氏曰每口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氏曰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犁樓蘭

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逐漢軍又自發兵

七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

不能復至道上食音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

不足以致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

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

厮留甚衆顏氏曰厮留言前後離厮不相逮及也音厮曩者朕之不明以軍

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白



若馬句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

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貳謀參以著龜不吉

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即

為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白

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顯氏曰見夫不足

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氏曰其繇曰

云云何可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

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

伐行將於黼山必克顏氏曰行將謂遣將卦諸將貳師

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黼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正宗卷二

十九

非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

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

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

常言漢極大然不能借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

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

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

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

伯所弗能為也按大鴻臚不知為誰當考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

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林障候長吏使卒

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饑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願氏



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  
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糞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  
逃亡凡有此失皆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  
不集於所上之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  
後有降者來吸捕虜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生口言之乃知此

修馬復令以馬復因養馬以補闕母之武備而已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按此武帝悔過

四益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囚徒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  
賞以輶忿四方帝志盛氣壯時聞羣臣此請必銳然從  
之矣更變知難乃始悔文帝之齒已六十九雖徒義  
弗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  
誓蓋彷彿其遺意云又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三刑歲代處  
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剛歲代處  
故曰代田古法也即此時事云餘見西域傳贊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始元二年遣使者秋

正宗卷二

二十

八月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青母令民

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

中都官者且減之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閱百姓未  
前年咸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  
輔粟倉賦三年春正月詔曰馬者民被水災頗匱於  
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六年春  
當今年賦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  
者省用罷不急官戒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  
給朕甚慙焉其戒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吳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虛文輕簿賦與民休息  
詔辭又皆簡實可尚不事虛文輕簿賦與民休息  
如始元元年遣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



天下事毋得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權昭秋七月罷榷酤詔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脩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

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如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出賦

置廷平詔刑法志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茲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

生議所欲階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

正宗卷三

二十一

澤序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李秋後請讞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地震詔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



雁變輔朕之不建一云博問經學之上母有所諱令三

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

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以

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

踵為故常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闕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

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

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其

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是時先薨

○ 正宗卷二

二十二 澤

爵王成詔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

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

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

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

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七月

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

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

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朕既不建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

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

使不得葬

顏氏曰繇事謂役使之

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

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五月

正宗卷二

二十三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顏氏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

首匿父母妻匿天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

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

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

如氏曰今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氏曰若今之第一篇

第二篇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



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

瘦音

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

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

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顏氏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

也課居

傳舉吏民詔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傳舉吏

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

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按宣帝此詔最為知本然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

正宗卷二

二十四

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

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顏氏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

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

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

謂傳舍顏氏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過者過度之過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

災朕其愆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三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繫而不殊

顏氏曰繫明也殊絕也當



明於仁恩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害一作逆亂

心今或惟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

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

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

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刑法志曰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入獄以下當繫者頌繫之至

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城關傷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咸

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耄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 報張安世詔

正宗卷二

二十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

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

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

近鑿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

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其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

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 益小吏祿詔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母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韋氏曰益食

###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闕內侯黃金百斤秩  
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  
及帛

### 郡國等勿行苛政五鳳二年八月

正宗卷二

二十六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  
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嫁娶不得具酒食相  
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  
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 客禮待單于詔甘露二年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  
藩臣朝正月朕之不建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  
在諸侯王上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

### 戒不禁女邪詔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



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奇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竹仲奉詔宣化如此豈不

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

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

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

止張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出受奉祿

利所得多於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直偽母相

亂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黃龍初熟知台體始

一正宗卷二

二十七

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貞務行寬大也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

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丞庶之

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

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

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康無憂矣書不云予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議律令切口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為平



帝未及脩正元帝  
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曲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成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宣注思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摘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無施行之實云

###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顏氏曰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今諸宮館希御

正宗卷二

二十八

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帝詔令為民而

下者其衆然恭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存一二不盡錄也

###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干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事見後賈掄之議



災異救天下詔三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閱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

正宗卷二

二十九

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按元帝之詔因災異而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初元二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攀攀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陳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飭慎疾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爲前將軍輔政上即位數



復見言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望之等明黨請謁者召致廷尉免爲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闕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太子方倚以爲宰相會望之子級上書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教詔望之望之自殺元帝死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傳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同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倫同朕甚閔焉求惟丞庶之飢寒遠

正宗卷一

三十

甲

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嘗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見人人自以得上意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雍讀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



上爵五大夫勤事更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解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光先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  
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  
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  
卿有可以防其未狀救其已狀者不各以誠對母有所

諱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  
上賜安車駟馬罷封策

議罷郡國廟詔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  
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正宗卷二 三十一 澤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且正定天子是其議未  
及施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  
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  
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  
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  
意朕其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

宜無修奏可詳見  
後章玄成等議

議廟禮詔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者親親也朕復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文成等  
四十四人奏議以爲高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  
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  
太宗之廟延尉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  
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爲皇考廟上庠於昭穆非  
依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  
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  
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  
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朕羣  
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  
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  
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

正宗卷二

二十二

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文成等奏太  
親盡宜毀奏  
可詳見後

赦天下詔二年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戮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  
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未惟百姓之  
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晡昧元元大困流  
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  
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爲民父母若是  
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饑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屢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秋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夕奪光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

正宗卷二

二十三

濟

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赦天下詔四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屢遭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食求直言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晦暗于大道夙夜憂勞下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



是以政令多還

李氏曰 還反也

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

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佞

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弇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

虐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

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初陵勿置縣邑詔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

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

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

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

正宗卷二

三十四 齊

之策也詩不云瘞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

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

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

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

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

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

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



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  
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  
憲朕甚閔之其赦死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事見後劉

向請封甘苑  
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五年  
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  
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  
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晡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石牛酒三  
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  
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  
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  
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正宗卷三

三十五

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